

第一封信，事关长沙。

见信好。

如你所知，我去了长沙。

并没有想象中精彩，山的景观很蹩脚，江的景观很单调。毛爷爷指点的，应当不是眼下这些风情。

而不管是臭豆腐还是小龙虾，它们的味道与你在任何地方吃过的并无多少差异，你我早就知道。可是，如果不排上堵至街口的队去亲口尝一尝，又不会甘心。于是，入口的美食总是带着释怀的劲道，搭配食物本身的美味，便成就美名，口口相传。

印象最深的，还是满街的情侣、满江的烈日、满袖的狂风。它们一帧一帧地投映到我的眼睛里，再也没有消失过。

或许热情的小吃店老板、公园里吹笛的中年男人、街头抱着吉他唱歌的年轻人随处可见，但一旦配上脚下灰色砖岩的纹路，树梢顶端的风与骄阳，街道上空银色的光与空气，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

毕竟，那是长沙，是对你我来说，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。有机会，你可以去看一看。

每个人旅行的目的都不一样，你的目的我不得而知。但是我，此前我也并未发现，只是突然意识到，旅行于我的意义，在反观。

置身于无数张陌生的面孔间，四周的空气执行陌生的流动法则，建筑与大地摩擦出陌生的引力，嘈杂的人们在耳边吞吐陌生的腔调。

于是，我前所未有地发现自己。从前被熟悉环境所遮蔽的东西，

暴露无遗。

比如本性，比如欲望。

我剥开了用于伪装的外壳，看见了藏匿其间的丑陋；我亦斩断了重重牵扯的羁绊，忆起了梦想发生的最初点。

这面叫作陌生的镜子照的我原形毕露，无处遁逃。我真实的样子，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观照。

不知你有没有同感，在一个地方呆久了，人就会变成温水里的青蛙。渐渐磨圆了棱角，枯竭了灵性，失掉了热情。然后，不再热爱生活，不再保养灵魂，不再感知自己。

这是很可怕的吧，人满足于生存，成为简单的基因传递的工具，抛弃了灵魂的作用。

我呢，作为一个煮在五线城市的井底蛙，似乎格外可悲一些，所以竭尽了全力，想往外跳一跳。

不知你是在锅里还是锅外，嘲笑我难堪的跳跃。

而等我终于跳出去的时候，希望你会知道。

世界这么大，多想你能和我一点一点地看过去，品过去，爱过去。

随信附上几张长沙的照片。

2017年4月8日